

許燄輝 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三 編 第十四冊

清代訓詁理論之發展 及其在現代之轉型(上)

鐘明彥 著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三 編

許 燦 輝 主編

第 14 冊

清代訓詁理論之發展
及其在現代之轉型（上）

鐘 明 彥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代訓詁理論之發展及其在現代之轉型（上）／鐘明彥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 101〕

目 4+190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三編；第 14 冊）

ISBN：978-986-322-059-6（精裝）

1. 訓詁學 2. 清代

802.08

101015996

ISBN-978-986-322-059-6



9 789863 220596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三 編 第十四冊

ISBN：978-986-322-059-6

清代訓詁理論之發展及其在現代之轉型（上）

作 者 鐘明彥

主 編 許鈇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三編 18 冊（精裝）新台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清代訓詁理論之發展 及其在現代之轉型（上）

鐘明彥 著

作者簡介

鐘明彥，1970年生，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在訓詁學、漢字教學。著有《聲訓及《說文》聲訓研判》〈論訓詁的解釋限度：以「學而時習之」為例〉等。

提 要

本文試圖理解現代訓詁學的具體樣貌，期能就中發現訓詁研究的可能藍圖。

簡而言之，現代訓詁學可謂仍舊保持傳統小學的本質，然為因應時代潮流，卻承受了許多語言學的要求與任務，在名實不相符的情況底下，誤解、乃至於瓶頸的產生，似乎是可以預期的。以是本文之首務，便是呈現其實質，正視其誤差，期能掌握更為合理、精準的研究定位。

循此概念，本文主要分為上下二編，上編「清代訓詁理論之發展」，是為現代訓詁學之底層；下編「清代訓詁理論在現代之轉型」，則是其名實錯置之癥結。

緣於力圖發掘傳統訓詁之本質，本文嘗試回到其本然的語境，重新理解各單一訓詁概念、技術之內涵，由是，權且不採一般純粹針對訓詁為說的途徑，而意欲從時代思潮，以至經學義理，層層而下，在各家學術體系中去掌握各訓詁理論、操作的發生與發展意義。具體而言，上編因而首論「清代訓詁學發展之歷史背景」，次之則以顧亭林、戴東原、高郵王氏，以及章太炎等四（五）人之專論，而為清代訓詁「先導」、「奠基」、「深化」、「新猷」四個階段，構成前代訓詁學之主軸，同時也是現代訓詁學之主要基礎。

隨即在此理解下，本文擇其較為重要之研究命題，計聯綿詞、反訓、同源詞三者，逐一更追本溯源，並藉以檢視其現代轉型的實際與落差，因而構成下編的討論。

大體說來，現代訓詁學固然有其一定的成就與發展，然而倘吹毛求疵，在傳統理論的認識與西方科學、語言學的掌握上，其實都還有待進一步的深化。也許，訓詁學未來的發展，不是任何單一的個人可以去擘劃、決定的，然而卻不妨礙個人仍可以依其各自的理想、目標去努力、推動，在此本文所欲強調的是，傳統的訓詁學與西方的語言學其實是二個本質大異的不同學科，率爾等視，不免大謬，然而果欲在原有的基礎下想其轉型，在各自的體系中論其相輔，則應正視其應然、本然，直指其差距、疑義，卻不宜守其舊制，想為新學；習於局限，安於假說而已。



目

次

上 冊

上編 清代訓詁理論之發展	1
第一章 緒 論	3
第二章 清代訓詁學發展之歷史背景	13
第一節 考據學興起之原因	14
一、梁啓超之說	16
二、錢穆及余英時之說	27
三、眾說檢討	35
第二節 清代訓詁學發展概述	43
第三節 清代訓詁學成就概述	67
第三章 清代訓詁理論之先導——顧炎武	91
第一節 學術體系	92
一、爲學宗旨	92
二、爲學途徑	94
第二節 治學方法與訓詁運用	100
一、鈔書與札記	102
二、異文與校讎	103
三、輯纂與歸納	109
四、異聞與考證	114

五、經學與小學	121
第四章 清代訓詁理論之奠基——戴震	133
第一節 學術體系	133
一、爲學宗旨	133
二、爲學途徑	151
第二節 治學方法與訓詁運用	168
一、校讎	168
二、訓詁定義	171
三、文字與聲韻	175
四、名物與度數	176
五、訓詁理論	177
六、其他	185

中 冊

第五章 清代訓詁理論之深化——王氏父子	191
第一節 學術體系	192
一、爲學宗旨	192
二、爲學途徑	198
第二節 治學方法與訓詁運用	202
一、研究精神	203
二、訓詁理論	209
三、文字與聲韻	261
四、校讎	268
五、其他	273
附錄：東原、朱子論治學有合語錄	277
第六章 清代訓詁理論之新猷——章太炎	293
第一節 學術體系	293
一、爲學宗旨	293
二、爲學途徑	306
第二節 治學方法與訓詁運用	338
一、語原研究	338
二、其他	391

下 冊

下編 清代訓詁理論在現代之轉型	413
第七章 緒 說	415
第八章 聯綿詞研究	429
第一節 現代聯綿詞定義	430
第二節 聯綿詞理據溯源	436
一、張有《復古編》	438
二、楊慎《古音駢字》	442
三、朱謀埠《駢雅》	446
四、方以智《通雅》	450
五、王國維〈古文學中聯綿字之研究（發題）〉	463
第三節 聯綿詞認知之商榷	473
一、定義	473
二、聯綿詞成因略商	483
三、分訓與字面爲訓之限度	492
第九章 反訓研究	507
第一節 古代反訓研究論析	507
第二節 現代反訓研究論析	529
第三節 反訓研究商榷	549
一、反訓舊說之定位	550
二、「反義爲訓」之可能	555
附錄：現代學者所論反訓定義與成因資料	560
第十章 同源詞研究	577
第一節 研究概略	577
一、沈兼士	580
二、王力	584
三、王寧、黃易青、孟蓬生	587
第二節 研究商榷	598
一、前說指疑	598
二、研究芻議	607
第十一章 結 論	613
附錄：本文主要歷史人物生卒年表	617
引用書目	623

上編 清代訓詁理論之發展

第一章 緒 論

一、研究動機

在訓詁學的發展上，自漢代而下，有清之乾嘉幾乎可以說是一個絕對的高峰，其中又以高郵王氏最爲箇中翹楚。這樣的一段描述，置於前朝，自將不會有人質疑。然而以言現今，如欲標舉王氏父子仍是訓詁學中不可移易的典範、無以超越的標的，相信也不會招致太大、太多的反對。在此提出如此的現狀，或是心態，自然不是要去檢討、或是反駁王氏的成就，只是王氏父子之距今，畢竟已近二百年，在絕對推崇其貢獻的同時，也許更應該思考的是其中緣由究竟如何？是王氏父子確實已將訓詁學推向極致，還是後人始終亦步亦趨，以是無法超越？倘如前者，則目前訓詁學中似乎不應仍存在許多的疑義。如爲後者，則是否應該考慮，在時空背景已然大異的情況下，吾人是否存在超越的可能？王力曾謂：

王氏父子治學謹嚴，所證也還不能盡是。俞樾、章炳麟則每沉愈下，借聲近義通的原則來助成武斷，此風迄今未泯。（《中國語言學史》，頁 214）

所議或者只在一端，所言也還有待商榷，然其批評寧不值得見微深省？

然則吾人所須斟酌者也還不止一端，另一股無形的壓力則來自於西方世界。在清末民初那一段重大的挫折後，中國對西方的態度從反抗轉爲屈服，再

轉為追隨。由是西方的科學觀念籠罩著中國學術，科學幾乎成了一切的指標。這種現象著實不免令人置疑，究竟在西化百餘年後的今日，學術的現狀呈現出何種樣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實質，其實是以西方的標準來框架、衡量固有學術，合於彼則善，不合彼則不善，於是「固有」蒙上了落後的色彩，「傳統」因此顯得尷尬。

也許不能否認的是，西方的理路確實使得許多學術內容變得清晰，同時也開啓了許多前所未見的領域，然則是否曾覺知、正視，傳統學術因而失去了本質，學者也競相成了一路西行的取經人？而究其實者，學術是否「真的」超越了？誠如上述，如果後人仍只能極度地推尊王氏父子，這一點恐怕便值得懷疑。重點在於，一旦將自己定位為追隨者，或者便只能永無止境地拾人牙慧。本文以為值得深思的是，為何學術的發展只能是一線的？在學習而後超越西方的邏輯下，潛在地限定了學術的發展不會、也不該是多元的，而此畢竟不甚合理。以是，少數不平之聲試圖回到固有學術去尋找相與抗衡的力量，然而如果具體的方式只能是紬繹相應於西方既有的概念與思維來做為比較、維持尊嚴的話，不免又將落入另一種泥淖。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註1〕同樣的，一個具有深厚歷史背景的文化必然有其一貫的學術淵源與核心，如果只是相應他者，而截取零碎的概念與之對應，那麼最終的結果只是解散了原有的主體與結構。於是本文以為，正視自身的學術主體，重新思索比較的意義才是最重要的，在失衡的基礎上，以此貶彼，以彼譏此，都將無濟於事。至於放棄主體，不問是非地趨附主流，則又等而下之了。

不可否認，古學與西學都有其值得贊賞、學習之處，殆亦毋需刻意去排斥。只是在此更想強調的是，在「時過」、「境遷」之後，處於現代這一個獨一無二的時空中，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去截長補短，發揮優勢。這是本文撰作的第一個前提。

上項前提，是本文面對現代訓詁研究的一種隱性的心態，而回到具體研究中，以下的這個現象恐怕也值得吾人特別注意，亦即，在所謂古學、西學「左右逢源」的表象下，實際上常常是力圖將古學轉為西學。這一點在上述曾經約略提及，於此則進而更論其實情與影響。

〔註1〕見《論語·里仁》。

這首先反映在吾人常欲將訓詁學比擬爲西方語言學，或置入西方語言學體系的心態。正如陸宗達、王寧對訓詁學所作的描述：

經過清代“小學”鼎盛時期之後，晚近學者章炳麟（太炎），正式使用了“語言文字學”的名稱，確定了其中包括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三個門類。中國的傳統語言文字學，才由此作了總結。（〈訓詁學的復生發展與訓詁方法的科學化〉，《訓詁與訓詁學》，頁6）

它實際上就是古漢語詞義學。如果把它的研究對象範圍擴大到各時期的漢語，包括現代方言口語的詞義，就產生漢語詞義學。可見，訓詁學就是歷史語義學，也就是科學的漢語詞義學的前身。（同上，頁8）

即以訓詁學可等同於西方之「歷史語義學」。

且以陸、王此例爲述，固然不能否認的是，訓詁學與歷史語義學二者，在研究對象上確有其一致性，皆指向古代的語言，然而論其宗旨，卻是有其絕異的，蓋歷史語義學研究的是「語言」本身，而訓詁者，若林尹之謂：

訓字《說文》解釋爲「說教」。段玉裁說「說教者，說釋而教之，必順其理。」詁字《說文》釋作「訓故言」，段玉裁注「故言者，舊言也，十口所識前言也。訓詁言者，說釋故言以教人，是謂之詁。」根據許慎與段玉裁的解釋，我們把訓詁二字合起來就是順其條理解說故舊之言以教人。（《訓詁學概要》，頁5）

又如胡師楚生所云：

訓詁二字，分別地說，「訓」是依順名物的本性，而解釋它的形貌、性質、和意義。「詁」是依順語言的本性，用今字去解釋古字，用今語去解釋古語，或是用方言雅言去互相解釋。……實際上，在古籍中，訓詁二字複合使用，往往是代表一種比較籠統的意義，那就是對於古籍詞義的解釋，而且，在古籍中，即使是單用訓字或詁字，它們的意義，也都表示對於詞義的解釋，而很少只是專門指稱名物，或只是專門指稱語言的。（《訓詁學大綱》，頁23）

重點皆傾向於「解釋」，這是做爲經學工具之學的小學最不可忽略的本質。姑且不論捨棄了「解釋」，訓詁是否將無以立足，至少在「解釋」的意圖上，訓詁之

範圍實亦不局限於語言一端。這一點。陸、王二氏並非無見：

漢代以來，“小學”一直是經學的附庸，直至發展到乾嘉鼎盛時期，仍舊未能全然擺脫作為經學釋讀術的附庸地位。因此，它的内容包羅萬象，與經書内容有關的無不需要涉及，可以說，還沒有一個與其他科學分工的固定範圍。而章太炎將它確定為語言文字學，便確定了它的研究範圍，找到了它在近代科學中應有的位置。（〈章太炎與中國的語言文字學〉，《訓詁與訓詁學》，頁 328）

只是執於找到其「近代科學中應有的位置」，陸、王便傾向於往語言的一端靠攏，殊不知如此一來，「訓」、「詁」二字便由是而失去了所以命名之意。陸、王並標榜：

把“小學”改稱為“語言文字學”，不是簡單的易名，而是標志著這門學科的根本變化。（同上，頁 328）

換個角度說，這不啻也正表示小學與語言文字學「根本」不同？〔註 2〕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何在現代裏，我們便不能堂而皇之地去研究這一門古老、傳統，而又只為經學附庸的工具之學？就不能名正言順地主張訓詁學就是訓詁學，在固有學術傳統中有其特定的目的與技術，不能等同、也不必類比於西方語言學的任一分支？其中之心態也許不無可議之處，不過在此，更值得著重指出的還在於，處於如此概念中，訓詁學其實屢屢受到誤解，由是並產生了許多不合理的批評與要求。

陸、王二氏論及傳統訓詁時曾指出這樣一個概念：

傳統訓詁學曾經經過一個以隨文解義為主要形式的階段。因此，訓詁家們對使用狀態中的具體詞義是有過特殊注意的。這表現在注釋家們很少孤立和抽象地解釋詞義，而是十分注重句、段、章對詞義的確定作用，注重專書、專門的作者、特定的體裁和特有的寫作意

〔註 2〕章太炎的「語言文字學」與傳統小學其實並無大異，只是認為古人小學發展到後代，在時空改變下，已須多所考辨，而非純粹識字之學，故依其現狀重新定位耳。然而陸、王卻以為章氏所謂即近於現代語言學，故有此論。本文於此，談的是後人主觀的認知與心態，故而姑且不論所理解之章氏是否真確，只就其評論之意為述。

圖所賦予某一古代文獻用詞的特點和習慣。因此，許多訓詁材料離開了原文有時是很難理解的。（〈談比較互證的訓詁方法〉，《訓詁與訓詁學》，頁 106）

這裏談的雖然是詞義的理解，然而推而廣之，一門學術的理解又何嘗未是？脫離了文化賦予的「語境」、抑是任意置換了「語境」，又如何能夠輕易地掌握其內涵？其間的問題，也許值得正視。

具體言之，如「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一句，〔註 3〕其「考文」原本談的是校讎異文，這是亭林在歷經宋儒束書、明人刻書後，〔註 4〕引發對校讎板本的特別重視，並在實際操作中發現異文的產生常常來自音訛與假借，由是構擬、強調的一套治經理路。其後歷經戴段二王，雖然又突顯了文字學的作用，卻也一向未曾輕置者。然則在現代學術中，校讎漸與小學分途，在習於文字形音義的三位一體，又得乾嘉學術體系的「支持」，遂自然而然地將「考文」二字解為字形之學，以為亭林於清有此之發軔。

又如聲訓，原本是一種同音借義的修辭手法，其後在正名主義、天人感應的交相影響下，漸次形成了一種哲學、神學性的「語源」之學，旨在「深察名號」，〔註 5〕以循名責實。〔註 6〕這原本與現代語言學者略不相涉，然而卻在後代被有意無意地對等於語源學（etymology），而直斥為唯心、不科學。如任繼昉以為：

至於從非語言學的目的出發，如漢代今文經學家用音訓解釋禮制專名，為闡述自己的政治學說而作的“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群也”，“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之類濫用音訓的作法，則如王力所說，是“唯心主義的”，“是應該批判的”。（《漢語語源學》，頁 245）

既知其從「非語言學的目的出發」，卻又批評其「濫用音訓」、「唯心主義」，則不免仍潛藏其語源學之立場。又如王力之批評劉熙，以為：

〔註 3〕顧亭林，〈答李子德書〉，《亭林文集》，卷四。

〔註 4〕趙一清《水經注釋》附錄卷下：「明人刻書而書亡。」極謂其校讎板本疏陋之甚。

〔註 5〕董仲舒《春秋繁露》有〈深察名號〉篇。

〔註 6〕詳見拙著《聲訓及〈說文〉聲訓研判》第二章「漢人聲訓觀及聲訓理論述評」。

劉熙的聲訓，跟前人一樣，是唯心主義的。他隨心所欲地隨便抓一個同音字（或音近的字）來解釋，彷彿詞的真詮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似的。方言的讀音不同，聲訓也跟著改變（如“天”、“風”）；方言的詞彙不同，聲訓更必須跟著改變（如“綃頭”、“幅”）。同一個詞可以有兩個以上的語源（如“劍”）。他的聲訓甚至達到了荒唐的程度（如“痔”）。（《中國語言學史》，頁 67）

其前提便來自於如是認知：

與其他各書不同，《釋名》則是從語言學出發來研究聲訓的。（同上，頁 64）

然則劉熙之為何人固不能確知，如何便能肯定其將有異於漢人之聲訓認知，〔註 7〕而獨能從語言學出發？要之，倘不將其置於現代語源學之源流中，或者也不必有此深責。

再如聯綿詞者，其首見之張有，只於《復古編》下立「聯綿字」一目，羅列許多雙音節詞，而未見任何之說解。其後其名著實罕見，乃在民初復有王國維之重提而引起注意，〔註 8〕更在王力之定義下，被「確定」為「單純雙音節詞」。由是更顧名思義，返顧歷史文獻中兜攏許多諸如楊慎之「駢字」、方以智之「譚語」、王念孫之「連語」等概念，竟自匯成一條聯綿詞發展源流。進而遂在「單純雙音節詞」的定義下，反斥諸說，以為概念不清而收詞多有疏陋。殊不知諸家本來，原與王力之聯綿詞無涉，只在「雙音節詞」上有其交集而已。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大抵皆在今人自恃語言理論發達，乃不覺自是是而擅議於古人。究其實，恐於古人多有未見。

西學之未立，古學之漸疏，不免令人憂心恐如壽陵餘子之學步。以是本文以為不論訓詁學將如何發展，返顧古學，貼近其背景以掌握其本旨實有其必要，唯此，吾人置身古今中外的立足點也才得以明確。這是本文的第二個前提。

〔註 7〕王力固以為：「漢代人的聲訓仍然沒有脫離孔子的『政者正也』的用意，仍然是以聲訓為手段，宣傳儒家的政治思想。」（《中國語言學史》，頁 64）

〔註 8〕王國維雖用「聯綿字」之名，而其內涵未必同於張有，亦未必同於王力及現代之理解。

上述的二項前提，質實而言，是從訓詁研究現狀中得出的一點思考，也許欲以認定整個訓詁研究皆存在如此之問題不免有失公允，然則說訓詁研究中存在如此問題卻應該是可以確定的。同時，不論這是一個既成的問題，抑是偏頗的觀察，在這二個問題上的時時留意、戒慎，也將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以是，本文以此做為主要的研究動機。

二、研究構擬

自然，在此動機下所亟欲達成的目標並非是一蹴可幾的，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衡其本末先後，本文權且設定「溫故」與「承先」做為首要之務。因此，做為古來訓詁學高峰與大成之乾嘉學術自是成為其中最佳的研究對象。同時在第二項前提的考量下，本文強調貼近地去理解古學。在第一項前提的導引下，則又不得不仿效孟子「說大人則藐之」的心態去反省地看待古學，並進而理解其在現代語言學體系下的具體樣貌，由是構成本文論述的兩大主軸：乾嘉學術發展，以及其現代轉型的諸般疑義。

考量二大主軸的性質略異，本文的討論主要分為上下二編，上編以乾嘉訓詁為主，述其在有清一代的發展始末。下編則以訓詁專題為綱，擇其要者，論其古今轉型間可能出現的許多不協調之處。〔註9〕

具體而言，上編共由五個章節構成，首章論及清代學術思潮，其下依次又以顧亭林、戴東原、王氏父子以及章炳麟為四個里程逐一詳述。選擇的標準，蓋以亭林援史入經，儼然乾嘉學者之典範；東原漢宋兼采，並為乾嘉訓詁而立基；二王漢學獨標，成其乾嘉訓詁之巔峰，至章太炎者，則古今樞紐，乃得為乾嘉訓詁轉為現代語言學之門戶。〔註10〕此四（五）者，大抵跨越了明末清初以至清末民初的整個歷史階段，在時代上包含了有清一代，同時也在前後略為

〔註9〕一則緣於現代訓詁學，在理論、技術以及格局上，可以說並未逾越乾嘉之既有，若干西方語言學的介入，十之有七、八迄今仍只是輔助性的說明，並未因而造成訓詁學根本性的變異。一則限於篇幅之考量，本文論及現代訓詁學理論，並不打算進行全面之討論（那可能與清儒多有重複），唯基於本文之立場，舉出部分在認知與實踐中多有矛盾與不相應者以為檢視而已。

〔註10〕中有段玉裁者，於訓詁理論之認知多有精要之處，唯其體系之建構不若東原，於實踐之精確又略遜二王，復因依附《說文》作注，致令許多意見傾向落實於文字之學，故本文暫且從略。